

荆駝逸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州
北
山
北
山
山

後附平臺紀畧

荆駝

逸

史

唐駝署檢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總批發所老北門內穿心街西

荆駢逸史總目錄

陳湖逸士編

三朝野紀七卷

五六兩卷原佚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東林事畧

無名氏撰

東林事畧本末論七首

無名氏撰

啟禎兩朝剝復錄三卷

貴池吳應箕纂

喜朝忠節死臣列傳

甲申忠佞紀事

錢邦芑記

甲申紀變實錄

同前

甲申紀事

程正揆記

北史紀畧

陳洪範撰

汴園溼襟錄

白愚撰

所知錄三卷

欽光錢澄之記

聖安本紀六卷

顧炎武著

江陰城守紀二卷

慕廬韓炎編

盧司馬殉忠實錄

戎車日記

雪城許德士著

盧公遺事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李清撰

入長沙記

丁大任撰

粵中偶計

華復蠡撰

航解遺文

汪光復撰

平蜀記事

虞山逸民撰

李仲達被逮紀畧

蔡士順撰

徐念陽定蜀記

文震孟撰

攻渝記事

徐如珂撰

遇變紀畧

聾道人述

四王合傳

無名氏撰

江變紀畧二卷

徐世溥撰

東塘日劄二卷

朱九初述

滄洲紀事

程正揆撰

傲指南錄

康范生著

甲行日注八卷

葉紹袁記

思恤諸公志畧二卷

毗陵孫慎行撰

孫高陽前後督師畧

蔡鼎撰

東陽兵變

閩遊月記二卷

華廷獻撰

風倒梧桐記二卷

何是非集

揚州十日記

無名氏撰

庚寅始安事畧

瞿元錫撰

平回紀畧

無名氏撰

平吳事畧

人變紀畧

全吳紀畧

歷年城守記

明亡述畧二卷

劉公死義紀

偽官據城紀

懿安后事畧

江陵紀事

孫愷陽殉城論

永曆紀事

丁大任撰

平定耿逆記

李之芳撰

錢氏家變錄

錢孺飴輯

兩粵夢遊紀二卷

馬光撰

平臺紀畧一卷

三朝野紀目次

卷一

秦昌朝紀事 庚申八月

卷二上

天啟朝紀事 庚申九月起

卷二下

天啟朝紀事

卷三上

天啟朝紀事 乙丑正月起

卷三下

天啟朝紀事

卷四

崇禎朝紀事 丁卯九月起至庚午十二月

卷五佚

卷六佚

卷七

三朝野紀序

嗚呼絲今日而追遼昌啟與崇禎正如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話先秦不知其在龍漢劫前有不令人長嘆而深思者哉况自庚申迄甲申凡二十餘年間內有朋黨之禍外有邊隅之憂加以奄尹播虐赤眉煽亂下者已甘飲狂藥上者亦漸醉宿醒相率為愚為罔而不知所底即有志義之士或殉忠於殿陛或戮力於疆場但能以身自靖告無罪於皇天后土而已不能挽滄海之橫流迴狂瀾於既倒也嗚呼以皇之優柔蒙蔽而猶幸承庥襲安以烈皇之英明剛毅而竟至國亡身殉豈遵會不同耶抑蘊毒在先而潰敗在後耶又或治亂有時氣數有定不可測識耶邈之昔為黃口幼孩今作蒼顏老叟痛念先忠毅盡節於皇蒙旌於烈皇國恩家教耿耿在懷顧以才地卑微志識黷淺未能闡揚先業纂述舊聞况三朝以來絲綸之簿左右史起居注之籍俱化為煨燼而貞元朝士草莽遺民又皆沉淪竄伏無可質証於是國政亂於朱紫俗語流為丹青緣飾愛憎增易聞見者有之矣黨庇奸逆抹殺忠義者有之矣韓退之論史官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信至怵以人禍天刑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至哉斯言誠為著論述事者之良規而曲學誣世者之烟戒矣予故不敢僭為全書但就邸報抄傳與耳目覩記及諸家文集所載摘其切要據事直書間或託稗官雜綴小品要於毋偏毋徇勿偽勿訛若夫傳未確者寧闕而不錄庶幾竊附識小之義存一代之

軼事乎或曰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詞今立乎此曰以紀啟禎猶未遠於定哀也而詞多指切事無隱諱亦不悖孔子之教否曰此固野紀耳吾但條繫事件隨日雜書語無粉飾文無編次但以為巷謳村謠置之則固無褒刺之嫌與謗書偽史之譏也倘讀之而有興故國故君之思懷銅駝荆棘之感者吾且欲憑弔於斷簡殘篇之中相與悲歌當泣也已歲在

重光大淵獻之南呂月十有八月江上遺民李遜之膚公氏漫序

三朝野紀卷之一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泰昌朝紀事

光宗貞皇帝為神廟長子母孝靖王太后萬歷十年壬午八月十有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孝端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匱以進遂御幸焉賞頭面一副既而諱之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太后宴言及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故事聖躬有所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闈即註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為驗至是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頸發赤慈聖好言相慰謂我年老矣尚未弄孫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時鄭貴妃有盛寵每與神廟戲輒呼老老暗行譏刺神廟嘿然不自得故誕生後一應恩禮俱從其薄僅迫封孝靖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遂進封鄭為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疏言恭妃誕育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即降明詔冊立元子為東宮奉旨以應麟疑君賣直降邊方雜職科道楊廷相等救之俱不聽嗣後廷臣請建儲者俱得罪降削有差緣鄭貴妃恃寵乞憐欲立福王為太子也北上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真武香火頗著靈翼神廟偕貴妃諸殿行香要設盟誓因御書一紙封玉合中以為信後迫於廷臣而慈聖又堅主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云然直遲至二十二年始以皇長子出閣講學二十九年冊立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後迫

諡為孝元皇后時光廟年已二十一矣

光廟初出閣講學一切典禮俱從減殺故事講以已刻寒暑凍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煖耳光廟方出諸講官入郭正域即宣言曰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即講官忝列禁近若中寒得疾何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內閣俱圍爐密室聞言始抬火出乃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 初出閣時僅十三聰穎不凡間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大義應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董其昌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每講則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繞出其上即語內侍移銅鶴可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嘆服

光廟在東宮危疑時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小輩窺伺內意以為神廟必有易儲之舉以此構讐造間且肆毒乾坤各剪所忌而門戶之漸立矣其事具詳神廟實錄故不具論至四十一年福王之國河南而事始定四十三年又起挺擊一事時東宮侍衛蕭條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殿簷下打傷守門人璫輩共仇之奏聞始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風癩之說提罕王之案詳加詰問乃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貴妃

之家疏聞科言何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外議洵神廟不得已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殿聖母几筵前行告慰禮召見羣臣面諭曰太子國家根本朕豈有不愛諸皇孫且衆多振振何外廷疑朕有他意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神宗怒責其恣肆命拿送法司復諄諄理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又諭羣臣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宮為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疑諭以進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二璫于內挺擊事方起中外驚駭至風癩之說倡議者謂其意有所為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為然形跡愈露然必窮究其由來所傷實多神宗念大臣無足與計不得已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于理亦有深意又賴上仁孝曲為周旋法正而宮闈安所全甚大是時福藩尚在邸中則事更難處而維時主風癩者遂以察典罷王之寀官重削籍奪誥何士晉亦外遷則不平甚矣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之寀所訊張差其言甚急刑部各司官會鞠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辯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涕為斃二璫以解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闖入諸臣危言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東宮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乃必以

此為執法者罪案是何心歟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宗寢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科道各官叩闕請對御史左光斗謂從哲宜率百官問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守宮者行法令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且公當直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答明日壬辰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候問申午召見閣部大臣尋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宮門外漣光斗語東宮伴讀王安曰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力請入侍嘗為視膳而夜毋輕出丙申神皇崩次日丁酉以大行賓天告於奉仙殿頒遺詔

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為三殿三宮未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張炬馬堂胡賓潘相左秉雲等俱撤回其加派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悉蠲用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建言請撤者月無虛牘概行留中辛丑冬神宗抱病甚篤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內閣沈一貫既承旨未即發忽有內閣二十餘輩踉蹌來追一貫猶豫未定閣輒自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又二十年至是首詔傳免民間歡若更生云

令旨又念遼東缺餉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發內帑銀百萬兩解赴經畧熊廷弼犒

賞軍士務沾實惠又旨發內帑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勞并諭二項共給腳價銀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送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給事范濟世要從哲於此極門言大行在殯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 曰留中二字天下方感額且稱奉遺命正繼述大孝也何不可之有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上閱章奏恒至夜分某等何敢留遂發之

諭禮部遵遺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為皇后尚書孫如游執奏曰本朝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帝念皇貴妃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輔臣從哲亦執奏如如游言時鄭踞乾清宮托保視為名知李選侍有專寵因與請封后結歡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賴閣部持之而止貴妃始移居慈寧宮凡朝謁尊禮仍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

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誠為厚事然非制也

宮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

餘皆用紅因貴妃有寵神廟欲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三乃曰皇帝講分上安得不聽傳懿旨東西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用後孝端崩一切宮中事俱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範嚴正如此况王昇疏所述貴妃待孝靖者種種無禮乎是時穆廟劉昭妃尚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迎劉太妃於慈寧宮傳諭立后俱用劉太妃令行之禮也

上命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淮俱冊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二臣原係神廟親點批行未下至是因輔臣方從哲催請始下又點何宗彥朱國祥劉燦韓爌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召舊輔葉向高於田間時從哲獨相多年不協人望廷臣言之再四從哲亦具揭申請聞時諭旨點用前此所未有也惟劉燦在京即日到任餘各差官欽召來京

諭禮部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荊州桂王於衡州差官督造府第三王俱於天啟七年某日同時出京就國時逆闖用事希圖神器故急遣藩封以弱根本也

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愆居聞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朝儀嚴肅豈容褻慢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以後凡遇臨朝俱要十分謹慎仍前肆行違禁者糾儀官指名叅來重處

先是戶部主事鹿善繼請發金花銀濟邊奉神宗旨降處吏部為之請方准服原官矣科臣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一信任仁賢二推廣恩澤三斥遠嬖佞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奉旨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備犒賞諸費朝瑞擅請停止為大不敬本當廷杖念即位之初姑從輕降一級調用閣疏言善繼方蒙恩復職倡金花者業及寬政議金花者獨蒙嚴譴非一視之仁乞免其降謫科道各官亦具疏救俱不聽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聞為國本建言得罪王德完等三十三人又開礦稅及他事註誤諸臣請旨錄用時科臣周朝瑞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即日而起之猶為濡遲就使疲癯尪羸均宜沛之寵異以候其自陳又或且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身綿上賞恨長河也哉於是廢聞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各寺皆滿不可勝紀矣起陞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王德完為太僕寺少卿

鄒公以萬歷丁丑登第值張居正不奔父喪上疏爭者俱予廷杖公入朝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沈思孝四公杖畢歸寓草疏次日詣會極門投進值日內閣詰之公曰吾告假本耳疏入亦予杖一百遣戍貴州居正設起居諫垣又以直言謫再起再謫至是以刑部郎家居三十餘年矣世以其出處卜國運短長命下士論快之王公則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一時並起鄒公已年高德邵涵養粹然有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嫌怨叅也或謂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至訾之為兩截人又有訾之為偽學者善乎倪文正之言曰自元標以偽學見驅逆王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一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豈不可慨也哉至公再起以疏為封疆諸臣請又以父而成所叅而周忠毅保之一時同志幾成水火云

禮部孫如游疏請冊立東宮言皇上毓德青宮元子朝夕與居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迫之嚴又以父而成人今日有萬幾即欲與元子煦育提搨勢或不能然則冊立遺詔

先帝非直為皇長子慮亦不為陛下慮也禮科楊漣亦疏言之且厯考冊立故事云今皇長子年已十六矣以皇上御極未旬餘較列聖冊立之年為尚早以皇長子厯年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未舉較列聖青宮之日為已遲奉旨皇子年尚幼質清弱於禫服後擇吉行閣臣部臣復請之言前四十三年先皇召羣臣於慈寧宮元孫在側已見丰采岐嶷偉然有成人度何至今日猶云清弱服制在民間為二十七月在朝廷為二十七日今擇九月之吉去釋服已半月餘正與前旨今諭合乞即賜允行始奉俞旨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至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閣議顯宗恭皇帝給事中魏應嘉駁之曰昔東晉恭帝南宋恭帝之號當時光景已不堪言追維先帝聖謨不可殫述持衆美而效之光昭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草舉事令盛美不彰何心哉既出公論寔之故得改擬今謚云

上不豫上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後日親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陞座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連幸數人聖容頓減十一日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上一夜數十起支離床褥聞鄭貴妃日夕視疾趣旨邀封太后再諭內閣下禮部具儀禮部孫如游力言查本朝無例而止

給事中楊漣疏言臣等于十六日隨大臣宮門問安見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各相驚駭至詢問所以大不安之故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不相干全是用

藥差悞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之肉傳聞為內官崔文昇然則外傳為興居失節侍御盡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既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乞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并乞皇上沉心靜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又言臣署事禮科見都督鄭養性揭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事也祖宗典制難干如所稱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帝有碍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碍故養性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無已也二十一日疏上二十三日傳召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維賢部院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張問達吏部范濟世河南道顧慥并兵科楊漣共十三人入乾清宮皇長子侍立上曰朕在東宮感寒症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勞苦不進藥已兩旬了卿等大臣勿聽小人言又諭冊立事從哲對曰冊儲已卜吉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慈上因指皇長子言他伏侍人都有了事多安了又論冊立貴妃禮部孫如游對曰俟二后封謚東宮冊立諸大典既竣當次第行上領之諸臣叩首出

楊忠烈自述畧曰二十日聞帝疾甚漣私念鄭雖出宮李在左右前封后之諭尚在萬一彌留之際串作遺詔奈何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已思不在成名要在事

濟故削去諸惡論以進御之言并歸之傳聞流播使上悅而賜覽或得停封即事濟矣
疏既上亦分崔方用事李庇之上復病不覽文書方為崔秘契一發票豈有全理只待
旨下詔獄耳廿二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及閣部吏科河南道既入朝孫宗伯語曰大
洪何為上昨日日本不知今宣校尉乎恐上怒連曰崔奸實悞上何忍不言既至左掖門
周太宰曰我前日正言鄒內宮傳進鄭宮人上未御并未說誤醫連曰此中外共傳何
以不知且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諭尚在內閣萬一內閣從之貽他日之禍奈何今
日召對死即死不敢不爭閣臣方偕新相劉韓二公至周太宰孫宗伯向方言今日特
召楊兵科恐為昨日本事望為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
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連連曰上明明為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弒君今明知
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妃子非太子何以要封后後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
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方老先生是好意連曰豈不知是好意
只為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何可怕只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宮意甚悅指
今上語他的事安了伏侍人都有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臺省各俟宮門恐詔杖願
公本救見連出乃共喜今小人併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先帝
亦今上冲年乎没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腸

二十九日再召從哲等十三人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顧皇長子諭羣臣曰卿等輔他

為堯舜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語未既李選侍拉皇長子入嘈嘈語復趣之出皇長子含憤而上曰要封皇后上色變禮部孫如游因奏封選侍為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又語及壽宮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云是朕壽宮諸臣云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官進藥者何在從哲對有李可灼自云仙丹未敢輕信上命中使宣可灼進診視畢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媪至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用乳調藥以進上飲湯輒喘進藥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日晚可灼出閣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聽傳趣益急遂再進一丸閣臣復問服藥後何狀言聖躬傳安如常諸臣退次日五鼓內傳宣召甚亟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遍問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不得而聞是日以問安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亦與焉竇天後猶奉皇長子令旨賜可灼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裡則首輔從哲所擬旨也

十日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董文敏曰貞皇臨御四十日感乎天下之人心有在善政之外當青宮毓德有夔夔無慄慄內廷苑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陛前曉諭神宗以貴妃屬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遵奉遺命盈庭之爭意

不忍奪即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使帝之出震未久而幹蠱莫施天下事有不可知者矣

三朝野紀卷之一上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啟朝紀事上

熹宗慙皇帝為光廟長子母孝和王太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東宮
光宗登極一月而崩上猶為皇長子時年一十六歲羣臣擁之即大位冊立張氏為皇后
崇禎年上尊號懿安皇后后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光宗病亟內旨趣召羣臣至宮門而龍
馭已上賓時庚申九月初一日也科臣楊漣謂冢臣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嗣皇年幼無
嫡母生母此時宜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為妾眾以為
善乃語閣臣方從哲漣先諸臣排闥入闈豎挺亂下漣厲聲云皇帝召我等今宴駕嗣皇
幼汝等阻門不放入臨意欲何為闈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為選侍阻於
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却選侍強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共請詣文華殿王
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且喝諸臣曰
汝輩掖之何往小爺害怕遽來牽嗣皇衣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共擁嗣皇登輿
至文華殿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
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
清宮亦須臣等到乃發嗣皇首肯諸臣退有議即日登極者以諸大典禮未行於義未協

令禮部具儀禮擇日行

史部等衙門周嘉謨等公疏請安梓宮於仁壽殿移選侍於後殿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廷之有乾清猶外廷之有皇極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留彌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斷斷不可倘不早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立見於今有不忍言者疏入選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以母子同宮王安忿然因宣言於外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以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也太惱 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楊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莫忤大頭 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宮異日封號

故在且嗣皇年長矣即無奈選侍若屬能無懼乎進忠默然去至初五選侍尚未有移宮意楊漣語方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便曰待初九十二也罷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理今日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也漣叱曰國家事不宜姑容且汝輩食何家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立候上批得旨即日移宮王安等從中恐嚇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宮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為羣闖掠奪踉蹌 至熾鸞宮選侍泣下內侍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 分帑王安發其事命立行追究

御史王安舜疏言先帝病雖經旬未應太速突聞賓天之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薦李可灼進紅鉛一丸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裡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庭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為謬猶可言也知其為謬而故薦之故嘗之不可言也奉令旨李可灼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罰俸二年

文文肅公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挺擊事于宮闈豈可推究掩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案多在一賞譬如富家翁疾醫延時翁面許謝而遂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開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肉尚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宮其理明白易見移宮之後存以大體寬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和在宰相給事中周朝瑞疏駁繼春喜樹旌旗三生題目繼春疏辦謂保全選侍亦人情之理非訛服旌旗驚心題目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羣闈打槍革其已進儀法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云云奉旨雉經入井等語有何憑據着令回話繼春以風聞對有旨削籍為民自此遂成葛藤矣楊漣疏叙移宮始末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

移宮自移宮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
緝獲罪璫只宜殲厥一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平日之寵愛
為輕及宸居既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帝如天之度今言猶在耳臣之所以議
移宮者始終如此乃後來忽有蜚語傳選侍徒跌踉蹌欲自裁處皇妹至於投井者或傳
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風聞難息之言作此日不決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
血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慰安曲及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
日特諭曉示廷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訛傳釀成他
日實錄誠有如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
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
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脚等親見當日景
象安乎危乎 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之乾清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
朕於煖閣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一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躬送梓宮於仁智
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
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
若避宮不早被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彼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化
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回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

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

此即要典中移宮一案當時楊左何嘗不請加恩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句皆諭中之語乃復盡舉為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前後詔諭矛盾不知熹廟亦有知否

命議改元以今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終稱秦昌元年明年正月始稱天啟

左忠毅曰天下事情與理而已秦昌雖一月亦君也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啟億萬年之祥開其始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既已成先帝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今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所謂禮隨義起者也

陝西撫臣報黃河清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仍白濁流其清三日矣

河清世稱瑞應然厯考前代無一善者漢恒帝延嘉八年河清明年帝宴駕靈帝建寧四年河清未幾黃巾賊起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水清後二年唐興而隋亡唐高祖武德九年河清蒲州是年太子建成欲殺秦王秦王殺建成元吉太宗貞觀十四年陝西秦州河清高昌反十六年懷州河清突厥入寇二十三年靈州河清帝崩元宗開元二十五年淄州河清是年廢太子瑛肅宗寶應元年陝州河清河東絳州等處將士作亂 宗大定二年乾寧河清是時專政或曰河者臣道宜濁

而反清下不恭之罰也此皆見於前代彰彰者至我明正德年間黃河清逆瑾亂政宮車遊幸無度致有寧藩之變見時魏見六肆惡殺戮忠良幾移國祚故亦先有河清之

兆云

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各疏彈經畧能廷弼廷弼屢辦不已且具疏請勦即命三臣勦之楊漣疏言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勦問之人實為非體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已童蒙上廷弼功罪奉旨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仍許及時起用改用袁應泰代廷弼經畧任

高汝棫曰廷弼任事纔十餘日遼陽之頽城如新喪胆之人心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重復入遼官民士庶遮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刻期鳩工鄉紳青衿役無得免又細打各弁斥逐游客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任若勝心所激屢疏肆辯幾成罵詈寔乖大臣之體功在存遼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矣

初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城閑住而不用為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賣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攜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啗以果餌誘之言家安然在彼携小兒行使人不疑窮之乃知故先在開原作內應者立磔以殉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疑之使自為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宴集諸將勉

以同心出血共敵已而諸將有密啟其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敵血正為此第各自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其嚴而以寬收人譽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令來投即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阻為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啟曰寔十萬也城決不能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勢已不能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間不行應泰左右皆聞宜其敗也

許重熙曰降丁內應一愚應泰於遼再愚元仕於萊書生之誤國兩見戚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口兵率眾渡河既陷瀋陽乘勝直抵遼陽城下時二月十八日也應泰自出城督戰我兵不支復退入城相持四晝夜至二十三日城樓大起降丁內應城門遂開應泰與按臣張銓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應泰知事不可為身佩劍印引刀自裁廷魁返署況二女二妾於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於都司同知冒日乾亦自縊銓自城頭回署李永芳入見訴不得已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擁之出見口責以拜銓大呼曰我天子憲臣豈為拜汝口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我豈從口何不速殺我口怒令人持之去已又以好言慰之終不屈口曰送汝歸何如銓謂力不能殺敵無顏歸速死為幸

口知不可奪送還署中銓至署望闕五拜又望家四拜別其親遂自縊死口謂李永芳曰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復立廟以祀

張公沁水人先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為南康司理最被知遇引為同心遼事棘從按部時上方畧極言經畧楊鎬等不可用人爭以諳邊事推之遂改按遼東抵任極與經臣爭受降事不能得竟同及於難先忠毅嘗言其形貌魁傑望而知為偉人好議論喜讀書在官著春秋補傳曾付先公較正宜其大節皎然如此先公有詩吊公云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青霄白石懸烈胆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淡朔風怒草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生憤計招降誤鐵甲憑陵口馬嘶烟合城頭腹心蠹臣非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裂背折驕口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闕何從容前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死所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肉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戰鬣筆劍愕相向多公先見用公晚浩氣猶為本朝壯大夫磊落斗中寒羞殺楹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河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歿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遼事不可說安得尚方劍斬辱國之妖魔公初司理佩定有兩是亭祀楊公繼宗許乃達公夢二公前揖曰待公而三也至是果符其言事聞贈卹有加諡曰忠烈

何公大同人諡忠愍崔公陝州人諡

又命建合祠名曰昭忠祠

姚文毅曰袁應泰前往永平募兵訓練闕外需糧糗火藥隨呼而集廷弼在遼陽頗賴焉故舉以自代既受事於廷弼所建置微有更張受降一事尤不厭人心然誓於神言官遼即以身委遼病醫於斯死葬於斯棄遼去者神明殛之城破之日拜闕拜親從容自縊內姓姚居秀從縊僕唐明慟哭縱火焚樓而死後之携手入闕者視之忤死矣應泰本循吏才即置之邊徼當屬之以轉輸供億之寄乃使之嬰危城衝勁敵豈其任哉此亦官人者之過也

遼陽敗報至舉朝驚恐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部議覆上諭曰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各降三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寔為禍始革職為民起廷弼為尚書仍經畧命撫按敦趣就道刻期視事時福清葉向高被召未至皆次輔南昌劉一燝主議也有問劉於葉者謂欲阻其入朝向高信之而給事霍維華孫杰皆葉之門人也方以通內事為冢宰周嘉謨所惡例轉外藩遂鼓其黨與新遼撫王化貞比爭獻諛福清曰麟閣功勳當垂手以待老師不得南昌與經畧得志也於是福清入而南昌不安其位南昌去而經撫之袒分舉朝終日聚訟卒至併河西且起朋黨之獄盡以大權歸之中璫矣封乳媪客氏為奉聖夫人移居安宮衣服飲食與三宮埒時科道侯震暘王心一朱欽相倪思等皆有

疏論之奉嚴旨各降謫有差魏忠賢時已入宮中客氏與內閣王國臣有私國臣原名魏朝後改今名既又私於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魏協力擁戴安時內閣李進忠劉朝等俱以盜帑下獄魏初入原名進忠楊漣曾疏叅及忠賢忠賢乞憐於安安委罪於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得無恙既國臣與忠賢爭客而閔直叩之御榻前上詢客意所向為逐臣而留賢安心不平其事深加誚責客魏遂大恨安安適循例告病擬邀溫旨即出有關陸蓋臣者霍維華戚也通信維華謂安與賢正相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叅安賢尚猶未決王體乾心圖掌印力慫恿客氏激賢怒矯旨予告遂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其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辰俱降責一空安死忠賢用事以維華之疏攻安也深德華華因引孫杰與通線索漸密冢宰周嘉謨以年例黜維華於外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放歸次年杰亦以例外轉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言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保養之恩不忍其遽出致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云及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於是有所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朝逐一諫臣中旨也暮逐一諫臣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左右前後之人又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念人主方以為德我而愛之益視法家弼士如仇而後

得以指鹿為馬盜陛下之威福生殺予奪惟所自出國家之天命隨之此宦官必致之禍也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擊走馬者亦進忠也不然亦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蒙泉初出乃竟為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逆關欲票旨廷杖首輔葉福清力持之僅罰俸一年

廷弼既拜命赴召特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九卿祖饒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守關先是化貞主戰欲用西制東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為內應廷弼欲阻險守備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廣 文章構爭不已於

是諭兵部集羣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即政府亦為兩可之言不能斷決也二年正月口騎巡行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口欲渡河紛紛南竄坐營叅將孫得功筆遂擬縛化貞以獻化貞大懼踉蹌而逃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畫關之說為有當也以有守關之前旨亦在亦並轡而南言者具以私逃論列奉旨速化貞革廷弼職聽勅廷弼亦自詣法司咸謂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已而法司會審俱坐以大辟末微引入議讞語屬刑部主事顧大章而御史楊維垣遂疏叅大章鬻獄大章辦封疆之事誅心則廷弼難未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頗自謂持平今皆論辟矣業已辟之又何鬻焉維垣又叅大章受廷弼賄四萬金代為營脫大章又辦爾時會審者二十

八人人各有單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益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奉旨奏劄既明仍舊供職後逆賢借廷弼封疆之案追楊左諸人之賕而駢殺六命寔本維垣之疏云

廣寧之敗監軍道高邦佐在松山同事皆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報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愧也遂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而自縊高永曰吾不忍主人無伴亦縊於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為歸其骨乎徒步入京為佐姪世彥道之同往扶櫬歸又有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歿劉渠殺口甚雄落馬而死羅一貴炮打口傷三進三却卒以自刎皆武臣中之錚也者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致損聖躬昔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弑君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至貴妃欲封皇后禮部與科道執爭之哲漫無主持又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同亡國之君如晉恭帝隋恭帝周恭帝如此謬戾實兇咀君國選侍欲垂簾聽政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旦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藥一切苟且泄泄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乞速下九卿科道詳議將從哲速正兩觀之誅并將可灼嚴加詰問奉旨下部據實會議左都御史鄒元標亦疏言從哲未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况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

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血染黃沙但聞其以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口人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言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也惟皇上熟思當日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科道亦交章論之部院集廷臣會議云不重處可灼無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舊輔自疏認罪乞削奪以明其心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爾也奉旨可灼法司究問崔文升發南京充淨軍舊輔事闕國體不必深求是時舉朝附和同聲其持異論庇從哲者惟克纘王志道徐景濂汪慶百六七人而已

次輔韓爌亦具疏述當日進藥始末云方先帝召見羣臣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徬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恨不身代凡今之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寔未出於口迨龍馭上升臣民慘痛凡今之所為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於口抑且不以萌於心即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日何如情境若不詳明剖悉直將舉殞身非命之凶稱加諸好德考終之令主臣拱所謂不忍肅皇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直使古今大變又再見於今至進藥之輕率不効議止不力傳封雖寢而以查例屬禮部移宮雖奏而獨具揭後廷臣賞金雖成命而胡追奪不亟請尊謚雖考定而何始議不參稽從哲自應引咎臣亦何辭罪愆云云

按當日議此案者總以門戶分異同遂激成他日要典一書與挺擊移宮共為三案且

起大獄也惟蒲州本屬正人又身事中具疏據實直陳議論持平可謂有大臣之節也善乎王葱嶽之論也坐以弒逆則深責以不慎則淺此何事而可不慎哉他日熹皇以淫葯蘊毒馴至聖體浮腫卒以不救誰則為之則此番之正論未必無當也

御史周宗連疏言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中窺伺一欵云近見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嘖嘖咸謂與竅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明大義竭其智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云云疏入璫於文華講讀後指不識一丁語哢哢詬辨賴閣臣解救乃已已復疏論科臣部輩入幕呈身昏夜乞哀諸狀郭鞏亦連疏誣構於是內外漸相通而逆璫之勢張矣刑部員外徐大化疏叅熊廷弼因及周朝瑞等尚書王紀叅大化不廢職業日事旁鶯因言今有人焉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同父館獄將興黃臺瓜詞已賦為今之蔡京者何不出袖中之彈文以擊之御史楊維垣疏責紀半吞半吐紀因具疏攻輔臣沈淮云淮內結粵援外連僉壬欺君罔上招權納賄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為京已統括於此矣其交結魏進忠與京之契合董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蓄養死黨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斥與貶

謫常安民何異尤可怵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陰握此又濯京誤國罔上
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者也是時廷臣之攻濯者不下一百餘疏詬罵盡情
始得旨放歸紀亦即以審奸細杜茂劉一癩事中旨責其遲悞革職為民則逆璫顯然為
濯報怨也

蔡士順曰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暹死而死後二三年使生前
所欲為者人無不為之矣王公之疏不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

濯為烏程之鄉人其鄉十里之中而出三閣老皆在啟禎數年間沈後為朱國禎朱後
為溫體仁惟朱持身稍正世無貶詞沈溫二人皆奸險深刻人比之杞檜一流豈彼鄉
之地靈人傑固如是耶

禮部尚書孫慎行予告回籍慎行既抗疏叅方從哲已為宵小側目至是又有秦王存樞
請封其次子郡王事祖制親王次子封郡王若原係郡王嗣爵襲親王者其次子仍降等
封將軍不得進郡王欲封其次子為郡王非祖制也已行賄內廷邀有俞旨下部議執
爭不得遂乞身去自孫王二尚書去而總憲副院繼之朝局又一變矣

左都鄒元標與副都馮從吾建書院於長安西街與同志立舍日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
不急罷恐開門戶之漸工科郭允厚郭興治復論之元標上疏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
心邪正係於學術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

別戶則名教所不容也。若以講學惟宜廢棄之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臣太淺矣。首輔葉向高亦疏言：童蒙以講學論元標，猶止論其事，允厚遂并其人而訾之，其意似不在講學在於前歲之考察，恐有所左右其祖也。年來門戶釁興，互相勝負，人情多端，過生猜疑，臣未嘗不嘆息於前事之過。當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二科臣之疏，頻奉內傳，屢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為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止以濂洛關閩講學術，比維韓侂胄、陳賈輩，加立偽學題目，構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二祖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宋儒，二百五、六十年，一切裂防決維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為，皆係於此。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乎！日來言官條陳率多哂而少俞，乃二科臣獨當於聖心，若是誠不知其解矣。元標復連疏乞休，封印出城，始得旨予告，從吾亦相繼云。

閣臣票擬即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為亦具疏糾彈，非二臣內侍得力，即絲綸之地亦無可為乎。如是光景，福清已不可為矣，安得不抽身也。

先是遼陽新破，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烟，御史方震孺泣爭於朝，曰：將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為荒野危，臣請自往，犒師。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

黃河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心東向耳。既得犒師之旨，遂有巡按之命。至壬戌

正月，已差滿回前屯衛，按冊議代而口兵至，巡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敗兵駐覺華。

高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彼借大壽之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即日帥都司張國卿往招之握手以語曰將軍歸否耶歸則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即殺我大壽泣始與俱歸所得兵以數萬計火器糧豆以萬計而視師者不以聞主事吳淳夫徐大化疏論其攘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無過大化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劾罷之未幾給事中郭興治等借道學攻總憲總憲去而方罷歸至乙丑興治再疏追論河西賍私遂與楊左輩相繼逮問矣

修撰文震孟疏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為功名頽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昧爽臨朝臚鴻引奏第如傀儡登場了無生意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當以次白事獻可替否皇上與輔臣商決焉不維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祇畢朝儀何為也經筵進講鋪叙文詞第如蒙師誦說一無開悟竊意祖宗朝君臣相當如家人父子閤閣無不咨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何為也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耳目所觸發自不越於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輩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來中旨傳宣典範盡蔑為弁髦有罪不誅而失機成案更來眾議紛紜憲章悉付於蕩籛更可異者總憲二臣以講學之故使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詈道學以遂名賢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駝駟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此豈

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入留中不下底吉士鄭鄭疏言留中乃壅遏之漸竊弄之機也遂奉中旨俱降三級調用

聞中璫見此疏於上前設傀儡戲指疏中語以為此譏侮朝廷也遂觸上怒閣臣揭救不聽

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於南京朝以盜寶罪璫夤緣脫獄亡何以戎政內宣刑科毛士龍嚴為抄叅士龍以此得罪去朝竟以內操提督三千禁旅至是又與魏璫忤發其罪而屏逐御史宗師裏言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安在此皆朝之腹心親兵也况三千之外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害已除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蓄怨藏怒之人潛布親信腹心於左右能保其不終為患也聚之則內宦即為內兵散之則內兵還為內宦脫介胄而珥璫卷旗車而陞戟明示以聖明不復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至於平日手竊乾銜口啣天憲誰為教猱翼虎若不點破朝即被罪尚不服韋毛士龍嚴為鈔叅旨幾中寢非朝所竊弄乎邵輔忠秉機陷之而削籍矣皇上未授以太阿而朝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是以削者削謫者謫朝皆語於人曰我怒之我逐之也甚至署尾之閣臣生試陪推之司空徑點朝語於人曰我用之也本兵張鶴鳴以熊王之敗自請視師復命疏明分左右之祖且起奸細一獄欲開縉紳之禍廷臣交章論劾謂喪師失地本兵之罪當與熊王同論且歷數其種種奸欺鶴鳴始罷

去以大學士孫承宗署兵部時經畧未得人承宗因疏請親詣闕門相度商議奉諭旨賜蟒玉銀幣又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以兵部郎鹿善繼隨行贊畫承宗得旨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即陞辭行未幾即奉留鎮之旨自承宗出鎮而闕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

夏允彝曰承宗練而材凡軍中利弊每發言輒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伍器用兵亦精嫻但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畧獨以為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闕門俱無事歸居里中以戊寅之變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又曰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為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云然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督撫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壞也當江陵柄國九邊事如指諸掌如某將某地某邊有事必先知之戒諭無失後鮮有繼者矣一邊撫嘗云葉臺山固不可及每邊臣上疏必手書答之此後止發一帖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

命中使頒賞邊闕將士督師孫承宗奏曰中使闕涉兵柄自古有戒皇上不遣廷臣而遣內臣且多至四十餘人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為久願皇上嚴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嘗試以觀兵為威福先是已有遣太監劉朝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之命周宗建疏言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因列上九害三不可而以漢

中常侍妄干朝柄毒流縉紳唐魚朝恩宋童貫本朝王振劉瑾為戒

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羣集工部堂上喧嚷尚書鍾羽正奏聞蓋內官冬衣銀兩係工部職一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時內璫橫肆欲二先領以致喧嚷奉旨銀兩自當措解部堂不宜喧嚷下司禮監議處科道復疏諭之始有嚴查責降之旨并責司官招事起釁於是羽正亦不安其位杜門求去矣先是已有內官趙進忠等毆辱兵科賴良佐於午門前事旨下反詰責良佐御史吳銓因言侮科臣者侮尚書之漸也羣閣無法已極猶究處司官罪司官與罪尚書何異羽正義不受辱以去恐內外爭勝而兆漢十常侍之亂是則可憂也

三年癸亥京察吏部尚書張問達左都御史趙南星同主察典考功郎則程正己也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持局者時目為四凶招權納賄亂政有據而吏科都魏應嘉欲庇之總憲因作四凶議示同事功郎復力持之始俱坐以不謹點退諸有議者亦俱從褫革不少假借先是鄒吉水為總憲羣小憚其丰裁故曠朱童蒙等借講學事攻去之不知繼者為高邑其嫉惡更嚴作手更辣也

趙公四凶議畧云唐虞御治以寬獨嚴于四凶此時文明未改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德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耳萬歷末年皇祖深居政不在上而在臺省強有力者操六卿宰相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寶封疆大吏闕外將軍皆其薦引無籍之徒致喪師陷城

三朝野紀卷之二下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啟朝紀事

三年癸亥

陞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曾于汴吏部右侍郎時會推南銓以李三才為正懋衡為陪吏侍則馮從吾為正于汴為陪內旨以三才尚未起用從吾回籍未久故俱點陪二臣具疏辭蓋正推既不用得旨者不免有交通之議故皆不自安而去矣是時正人尚多在外宵小通內者欲構之使去故嗾內廷用點得潛為播弄機關未用者既不得赴在朝者不容復留一箭雙鵰其計甚巧閣部與科道屢疏爭之又增一番聚訟云南京吏部尚書何熊祥主南計事多不合輿論科道劾之遂發憤求去其去國一疏肆言橫詈尤為狡毒復嗾曹即范得志疏詰南臺王允成李希孔以三人皆以持正相忤也就中陰謀交構為南總憲王永光南北文章論列其事獨未有顯指永光者是時先忠毅初入西臺即抗章叅之畧云范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叅夫得志一走狗耳即何熊祥與有發縱之功不免猖狂去後然其明明直認尤是顯惡可攻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所云新憲臣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固王永光是也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於廷尉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尚書既心雄於主察則自北改南

又志短於熱中則借差營北乍去乍來望左望右此種行藏宜為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僚使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謬以鳴鳳為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尤耳聵也三者永光何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為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為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來訊刺紛紛佯若不知挑激逢迎任人笑罵既不敢張胆以自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於半陰半陽之間眾矢共攢尚匿影於若遠若近之地云云奉旨不得指摘傷刻永光有疏伸辯先忠毅再疏駁之云永光認聾瞶而不及邪誣卸巧營而謬附公論如云王允成饒有物議先欲察處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北部不行若得志所謂掣肘真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熊祥知之得志今局曹郎使非中宵入幕何能窺其肺腑肝代之發憤哉且使其事真也正宜明叅不宜暗揭其事非也例轉何名所執而是也豈可聽行止於人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嘖嘖不欲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若允成希孔建白錚錚號稱賢者豈永光所謂不肖正以其建白之錚錚耶奉旨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

先公自出此疏遂為北人側目然永光之惡至崇禎時秉銓而益著故蔣公澤壘序先公疏備言之併其庇護逆黨誅鋤善類種種罪狀俱祥崇禎記中

吏部尚書趙南星上再剖良心疏曰萬歷十七年臣為文選員外時士習不端民生日蹙

陳剖良心一疏於在位者多所譏切而時天下方太平臣言似為過計因循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今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治之莫急於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長安之書帕曰多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賸其脂膏又加之毒痛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為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必迫贓正法以抵兵餉度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趙公於萬歷癸巳司計清嚴遺忌廢棄在錮藉三十餘年至是存起今官繼涇陽張公秉銓奮力仔肩以澄清為己任此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唱答不知世界汨沒已甚其不醒良心二字較前愈甚也 先是逆闖知公望重以同鄉故傾意皈往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介用事其中翰贊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宏政門選通叅公正告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為善璫默然怒形於色不久遂得罪去任矣

甲子正月初一日盜殺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隨獲盜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及窩盜許畫匠等時白蓮餘黨未盡有司捕之急遂於元旦五鼓乘縣令拜牌執而殺之并殺主簿天明兵民漸集賊無所往俱就擒正法事聞有恒等贈卹有差

高忠憲祭石公文畧云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甲子元日之變非始於元旦其所從來者久官真則盜畏也官真必為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

行事彼以為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囚無從叛者曰寧死不肯石爺士民且動地起於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為令乃護盜何顏見長興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夫殺貪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吏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

蘓州同知楊姜抗忤織監李實因叅其尅減袍段料價錢糧奉旨革職下撫按究問應天巡撫周起元疏言姜無罪被誣錢糧欵項自明究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不善求容與李實爭炤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姜一小吏呵之謹之亦何足惜獨惜賢奸混淆法紀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禮懷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有也職尸素經年不能狗織監以滿其欲而總總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叅葛籐難斷并請罷斥奉旨切責仍削楊姜籍為民當差工科周士祺等公疏言織監偏詞難聽撫臣大體當全吏科許譽卿言紀綱日紊俱不聽

蔡士順曰姜雖小吏頗能潔己愛民巡撫屢疏爭之不特能伸強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使有百李寔若非周公力遏其炤則民力之竭先於士大夫被逮之禍矣

周公此疏本為地方而已與內閣樹敵矣後終以此被禍李寔一疏而構陷七人先忠殺其一也痛哉事在丙寅年

史料都程註於二月中俸滿當陞其缺序當屬劉宏化次阮大鍼次魏大中阮方告假省親劉亦奉差在外且傳丁艱矣阮因不待假滿先期入京以待時工科周士樸亦當陞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缺待彼遂通於內格陞士樸疏不下蓋亦方以疏叅織監取忌中璫也吏部既循次推阮補吏垣矣朝論多沸然不平阮因請告歸阮歸始補魏而阮疑魏有意逐之遂因刑科傳樾通逆賢甥傳繼教入逆幕矣樾故與繼教通譜稱兄弟值逆賢往涿州祠元君於途次獻百官圖然香拜結傳樾即借汪文言事疏叅大中與僉院左光斗比臆匪人內旨下文言詔獄左魏各具疏辯既奉各安心供職之旨忍於報名詰朝議謂互叅事情未結不得到任舉朝又復闕然特福清尚在事婉解之而定

大鍼初亦皈依正人在錮藉中與魏忠節先忠毅俱相善也至是以爭吏垣之故與忠節公構怨先忠毅猶以舊好欲為之調劑特貽書諷之畧云昔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鑄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救一人以去二君子必不願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魏公亦有感事詩云日落客還去蕭然獨閉關鬼窺燈閃七雷挾雨潺潺本以龍酣戰因之鳥倦還冥冥千古意予亦欲追攀乃大鍼竟投璫幕自絕於諸君子矣先忠毅於檻車中曾賦詩云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指常熟魏浣初也阮藉一猖狂指大鍼也形影悲相吊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蓋猶感懷此時事也崇禎初毛羽健一疏叅之最快詳弟五卷後定入逆案問徒至南渡時

附貴陽起官司馬力尊之誅鋤正人重翻三案置疆事於度外而社稷因之以墟矣小人之禍至是乃益驗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

正賓故中書萬歷中以密揭事疏論中吳門之阻册立廷杖下獄

後遊長安

與光廟伴讀王安善因為安指說當世人品某邪某正安信之丙辰丁巳間正人盡退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二文言策之曰浙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遂可構也遂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構卒以及敗而楚乃歸正庚申歲鼎湖再泣擁護冲主鼎新朝政劉南昌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忌者亦日益衆壬戌被彈下法司幸從未減人謂宜少休矣乃文言益游公卿間夤緣題內閣中書器小易盈頗肆招搖至是為榭疏叅下詔獄卒無可生者乃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璫黨欲借文言言口殺楊左諸公復令御史梁夢環疏叅逮問卒死詔獄然至死不肯屈服以誑誣楊左其人故有足多者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陳銓政變通之宜言吏部四司惟稽勲司主事一人餘司皆二人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且代庖數易遷轉太驟事多廢弛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例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之同邑同司為言上從之遂不繇咨訪破格調職方司員外鄒維璉為稽勲司維璉江西人主事吳羽文亦江西人現在任遂拘例杜門求去同鄉科臣傅榭章允儒陳良訓互有煩言上疏刺之維璉因上疏力

辭語復過激揭辨紛紛有旨催督維璉到任御史張訥疏內遂有躐治之銓郎屢煩異命之招呼語冢臣再疏申理御史袁化中疏解之福清票旨各安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

二省兩銓事屬破例趙公此舉直謂江右素稱道學名邦皈依正論鄒吳二公又皆賢者不妨並用耳不意謀之弗協致起參商先忠毅向官江右與諸公俱素交也頗為調

解於中寄蔣公澤壘書云云中

傅樹

自是一種意見魯齋

九儒

岵月

良訓

吾輩人也乃

憤憤生疑中細人之挑激至使及正人

謂鄒吳

無端蒙其毒閱墻召侮豈不可為痛哭

哉時江右先達則惟李公懋明極力解諭章陳二公卒化異為同傳則傾心為難且借

此事而被及左魏二公叅汪文言以逢迎璫意他日逆案註日通內開禍夫豈誣哉

左副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疏有全刻不具錄

奉旨政事皆朕親裁無從

旁落毒害中宮等語憑臆結禍貴以尋端無庸沽直且戒諭各官不得隨聲附和凡數百

言忠賢亦具疏辨奉優旨褒答反先楊疏下於是科道公疏單疏及大小九卿南京各部

科道等官俱上疏論列凡七十餘章概置不聽方楊疏初上忠賢亦頗懼客氏與王體乾

日在上前軟語乞憐巧庇法護李永貞等復幫助之遂得瓦全保持上眷益復放手為惡

無所忌憚云

當楊公在寓草疏先忠毅過之即攜手微語愾然於宮府之際且示以草疏先忠毅曰

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張口噬人公顧命大臣豈可使朝廷多此一番錯舉某言官也

請以身當之即趨寓草成十六大罪疏將上而楊公疏已報聞因上罪璫巧於護身一疏實先諸公而繼楊公之後云

繆文貞自序云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應山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樓梯手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而出其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辨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欲發鈔余力止之先是言者嚮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勲臣者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乃揚言此揭非出我門生所逼也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矣

蔡士順曰應山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不知此疏為諸正人之寶筏也不然元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為攻璫孰為媚璫而別白若此削奪誅戮苦海波濤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依其功大矣又或謂逆璫後此之惡皆此疏激成之然則縊裕妃害皇子危中宮諸大事在此疏之前者又誰激之誰成之耶

是時舉朝嚮應叅疏盈廷錦衣僉事陳居恭固楊疏中所叅為鼓舌搖唇者也亦惕於眾議具疏叅璫御史黃尊素疏末云居恭固憲臣叅疏中人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為優

孟之衣冠黎邱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夫表裡聲援么魔結隊此尤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

杖屯田司郎中萬燦於午門外尋卒燦初任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先管寶源局而陵工其職掌也目擊銅匠匱用因問局中曰有何術得銅入局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一移文旦夕可至燦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詢之知忠賢怒外邊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燦遂具疏請查發廢銅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寢閣先是燦任事數日苦積補稱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助陵工亦付之罔聞燦於是當盈廷請劄日獨上陵寢工費用甚繁權璫造意故違疏畧言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以忠賢珠玉盈筭金銀滿屋何欲不遂如此破廢銅器宜無足入其目而亦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并列所造墳墓碑石彷彿陵寢祠宇佛堂璇題耀目等事疏入值有皇子女之變忠賢乘上哀而激之怒以為借事瀆擾命於午門前杖一百革為民時六月十七日也已刻旨下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燦寓將燦捽髮牽衣而去自寓至午門三四里一路拳踢棍毆至午門已氣息奄奄矣及行杖又痛加箠楚杖畢昇歸寓毆毒並作至七月初七日猶賦詩一章而卒

先忠毅上懇念死諫之臣疏畧云今燻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時臺臣黃尊素與科臣劉廷佐杜三策部臣王守履皆有疏申論俱奉旨以不得瀆擾責之

當時忤璫被禍慘死者先後凡十七人而萬公首蒙其毒蓋璫先借此以示威也先公疏中語皆若一一自他日寫炤者悲夫先公又嘗云萬公氣骨清峙先年有疾不死而竟死于權璫殆天有意成其忠義也

命錦衣衛逮御史林汝翥廷杖汝翥巡視北城有曹大興郝大爭毆毀屋事翥審供出內侍曹進傳國興等五人法應叅奏進求免奏甘責翥即答之十五而去次日有窮璫邀翥馬首而詈者翥命拘之不知即國興也自願伏罪亦答之如曹進例數日間見萬燻以忤璫杖斃遂膚懇於王體乾體乾以聞中旨票命廷杖如燻例翥見燻畢命函奉因踰墻而逃偃卧隣屋一晝夜潛出都門投順天巡撫無歸遊魂戀闕臣僚斂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以至於此今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為萬燻冤深為皇上寃也夫士大夫所以激昂發憤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感恩圖報耳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緘口待遷厚利也危言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

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傳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比於九京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直俟天心悔悟而後向撫鄧漢處自請繫獄懇其具奏事聞仍杖之闕下削籍為民翦故首轉葉之甥也方未獲時羣璫數十圍葉寓直入內室喧嘩搜捉具疏以聞始撤回內官葉自此益不安席矣

時總憲孫瑋已告病伏枕謂此事關紀綱命先忠毅代草奏疏畧言汝翥未為強項之童宣先學逋逃之張儉致玉塔無碎首之節而西臺有畏死之官損國威而棄君命非法也林既就獄俟命先忠毅謂伏法之累臣在即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且反覆汝翥揭帖不過欲得代理之門明其義不死於羣璫手而歸命朝廷耳杖御史一百以謝中官十五之答法未稱平復代總憲具疏救之雖未奉俞旨然杖而不死不至為萬之續者則此疏力也左都御史孫瑋病卒於任具遺疏以當忠諫言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未歸三退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聖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語皆中逆璫之忌原奉優旨褒答終於歿後中旨削奪矣

萬歷之季黨論甚熾而秦人尤樹赤幟為天下指目惟孫公矯矯風節中正不倚天啟中以三朝老臣繼雪水高邑二公後再任憲院舉朝爭仰重焉先忠毅以後進事公公

引為知己畧堂屬之分而篤道義之好時先公將出就巡方差公欲留為左右輔特請復管理章奏一差以畀先公是差實清苦公以為惟先公能辭喧就清也迨黨論初翻遂有以攘差誣先公者噫小人之論亦何所不至哉

首輔葉向高予告回藉奉旨加大傅賜銀蟒路費差行人護送恩禮有加葉以辛酉起家再相凡四年初猶展布一二自逆璫專權奪其票擬同事者復希意阿旨遂強半註籍請告疏凡三十三上而後得去云

福清初起時值經撫之議未免以門牆私昵稍分左右袒至於事敗而悔之晚矣逆璫用事福清揭其才智與之周旋亦能挽回一二迨楊公之言入朝望之主持乃既不能得於內又無以解於外惟有一去以謝責而已噫身為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無咎無譽之功得乎哉故先忠毅於劾璫疏未有云不欲為劉健謝遷恐併不能為李東陽所以規之者至矣至于畫策投歡幾與焦芳同傳則其指有樂一人非輕詆福清也

陞刑部侍郎高攀龍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方總憲缺眾議揚副院署事內不允部推南憲臣馮從吾旨以大計在邇令推現任眾以兵部軍國重任司寇朝審期迫司農司空皆被人言又皆非人望所屬推攀龍即蒙欽點于高公為趙公門人趙公方為冢宰故高公力辭曰師生分掌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掌垣魏忠節曰此番人多內營推之自外或不下將廷爭焉須為天下為一人爭耳掌道袁忠愍公亦曰此天下事高老先生可引

嫌乎議遂定

朱文肅曰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謂余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為湊泊於俗情為眼釘尤須善處余皆心識不敢言也

掌院疏劾貪污御史崔呈秀疏畧曰呈秀巡按維揚盜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有節省之費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餘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其薦運司譚天相則鹽臣劉大受日臚其賍私入告矣又薦下邱知縣鄭延祚則吏科魏大中發其饋遺提問矣是賄薦之實証也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墻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奉旨下部看議部議呈秀穢迹有據透支銀數行撫按勘明追賍遣戍

時高公初入院呈秀適回道考察先忠毅司章奏故屬令具草呈秀知之昏夜過門長跪求解先忠毅拒之翌日而劾疏上矣呈秀以是恨先公尤甚云

督輔孫承宗疏請宥楊鎬能廷弼王化貞等立功贖罪奉有待以不死之旨法司會審咸議俟旨開釋吏科魏大中獨曰赦罪即有特旨會審自是明刑封疆事重議赦非時因合科道具公疏言皇上之封疆重斯臣僚之情面輕朝廷之犯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夫人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胡嘉棟逃能廷弼王化貞與之俱逃而死事僅高

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恭繹明旨謂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為封疆深念則無如一旦縛楊錫能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等僂於市且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聞外事一以聽之中朝之生殺予奪太阿自握廷論自叅不當以此分樞輔之念得旨仍監候議決

魏公當日之持論如此乃逆黨輩竟以受賄寃獄一網諸公其寃誣較甚於岳武穆之莫須有矣瞿公稼軒有云是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千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劍起舞者豈人哉

光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封有位號素與客魏忤客魏矯旨勒自令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迄崇禎時無有聲其寃者

張裕妃有娠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擯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禎初始復其位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上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鑑於張預為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得出為宮人崇禎初復封號給祿如舊有舊閣留良相者曾為上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逆賢矯旨謫

鳳陽殺之

上性好走馬又好小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工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辨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萬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斲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暱近日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營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聽畢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枹鼓之捷應也

河南臨漳縣務本庄去磁州八里漳河曲畔有土忽自墳起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其大如斗晶潔異常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十餘兩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巡撫程紹具疏以聞因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況此璽玉潔精光應是數百年內物臣以紀傳所載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彼叔季之王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今聖主惜才拔滯大臣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盛以宏孫慎行曹于汴等沉淪邱壑咏賦白駒又有一斤不起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皆王國禎祥臣不能叩於天聽致之明廷徒執一古靈光貢符獻瑞臣竊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臣疆道路喧傳疏聞禁內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移秘人間欲遣官恭進跡涉獻媚亦非臣誼謹恭候進止復勸上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忠直勿事虛拘遺棄名賢急為登進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元珪至今存可也時閣方侈言符命得疏頗不悅特命遣官齎進進璽之日上親御文華門貯璽御前闕平捧之頒示羣臣傳制受賀而退闕當展而立指揮下上明示人以魁柄

在手矣

先忠毅曰宋元符元年得玉璽於咸陽其文亦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明年有同文之獄與時事暗合豈氣運使然耶程公進璽疏獨著做誠之詞大破貢諛之習可謂得其正矣

十月朔上御殿頒歷已復享太廟羣臣咸集獨閣臣魏廣微頒歷則不至享廟則禮且告畢始踉蹌而至吏科魏大中等公疏劾其無禮曰皇上以是日頒來歲之歷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敬謹奉行其矯命行獨建首奢安且廣微執政近臣何以驚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行三大禮而廣微之無禮皆如此廣微疏辯語多悻悻先忠毅因再疏劾之畧曰廣微因科臣之言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嚇諸臣而關其口者所翹然自負不過曰罪止失儀耳夫行禮差錯始為失儀按律失悞朝賀筮四十祭享失悞筮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曾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為此輩不與此輩為位必另有一輩作緣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奉旨以借端輕侮着罰俸一年

廣微於逆闖以同鄉同姓故通內最先遂以陪推得黜用入閣楊忠烈叅闖疏中有門
生閣老語先忠毅疏有焦芳同傳語已顯然指及矣其與闖通凡有書札皆親筆行書
外題曰內閣家報訂封鈐白文魏廣微印差心腹家人送入闖直房付李朝欽收掌
廣微之父允貞萬歷中建言著節與趙忠毅鄒忠介諸公素稱同志道義交也廣微既
貴獨疾視其父所交名節之士而傾心於內閣鄒公每對人嘆見泉無兒見泉允貞號趙公
則每見必以父執誼規之不為加禮以是益相忤決意借端逞宿憾云 先公自疏入
廣微讀至末一段益恨入刺骨謀之闖欲予廷杖賴首輔蒲州韓公具揭力救始准罰
俸而韓公亦不安其位矣

吏部推太常少卿謝應祥為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已奉諭旨矣御史陳九疇疏叅
應祥昏耄不堪任緣史料魏大中以師生誼私屬文選夏嘉遇濫推云云大中嘉遇各具
疏辨九疇再疏攻訐此亦再疏應之紛爭不已俱奉旨下部院叅看部議疏云應祥其清
真恬淡其推也實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南星之口於大中嘉遇無與且大中品高如山
誣之曰私門墻嘉遇心清若水誣之曰徇情面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為朋而史料選司不
得薦賢為國乎臣等會官廷推大臣豈敢輕為改易應祥被叅必不肯留不若遂成其孤
高九疇無風生波為一網善類計本當議處念皇上於言官每見優容所言雖謬似宜置
之以作敢言之氣奉旨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遇陳九

疇奏瀆紛紜成何政體各降三級調外任又責部院含糊偏比會看不公南星遂以毫辭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囂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為入調弄既引咎着回籍總憲高攀龍亦自劾失職奉旨卿既無私何乃師生偏庇既求罷着回籍首輔韓爌具疏申救且言御批徑發不由閣票有聽聞不聽又揭請秉銓總憲俱係大臣請賜馳驛亦不報

魏忠節曰晉中缺巡撫尹同臯潘雲翼欲推其座主郭尚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堅執不許自與夏北定一清恬之謝鳳高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為出於予嫉予甚九疇為人所用於初求顯攻予及予疏叅南樂而九疇其鄉人也因列疏攻予矣

給事中沈維柄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黨黨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奉旨責其說黨字妄生猜人降二級調外任給事許譽卿復疏言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不意今日雷霆之怒疊見摧折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為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速去國乃爾至於維柄承之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令後之言者且為着樹之誰肯為生庭之軼且為伏籬之吠誰肯為立柱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矣亦奉旨降三級調外任文選郎中張光入署甫二旬因冢臣輩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暗中躲閃緘默不言以為苟免計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欺君賣友

令皇甫規嘆人於千載之上奉旨亦降調云蓋是時內外合謀已安排手段為一網計陳九疇之疏原是埋定脚跟然後令之做者未幾即以京堂起用以乙榜而游歷秋卿矣銓憲二臣既去銓部以侍郎陳于廷代署都院以副都楊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等名上奉旨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連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私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連佯為不知註藉躲閃人前與高攀龍會看事黨比不公于不引咎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于廷連光升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予革職為民追奪誥命化中具疏引罪亦降級調外

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臣擬票不知只應元輔注 耶抑次輔等與聞協贊一二也前鴻臚寺起數批行外廷以噴近日巡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遽逢領埋且乞討肩與者乞進侯爵者槩應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大家殫力抒忠以副眷注此欲逐蒲熿因出州也

疏求斥曰臣以謫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尚指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至復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俱興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疆之慙以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微示詰責禮諭欵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

總屬罪端曷容深辯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臣且欲補過無由矣棟樑在前極知非據除耳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亦臣之罪也疏入忠賢益惡之傳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輔臣體不聽後竟以楊維垣言削奪且捕家收究賍幾罹大禍

韓公既得旨以幼孫患痘在寓未即啟行魏廣微過詢告之故廣微曰此豈章惇之罪哉勇以惇自居亦奇

大學士朱國禎為李茹留 三疏叅劾具疏引疾得旨馳驛回加少傅賜銀幣蔭子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輿夫如例忠賢語人云此老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

韓公既去顧秉謙急欲居首輔 又論去朱公聞秉謙率其子叩首逆閣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璫額之時其子方乳臭即授之以尚寶丞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德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千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隨班早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云云上諭傳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汎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屬誰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有真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口為期必不從中牽制

孫公才望素為內廷嚴憚熹廟於孫公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新賢奸倒置孫公擬
陛見一陳是非冀以悟上實非晉陽比也廣微嫉之急告忠賢曰樞輔擁關兵數萬清
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應忠賢愕甚逸御床哭上亦心動趣內閣擬諭諭之韓公
已請告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云云凡百言半夜開大明門召大司馬入分三
道飛騎止公且矯諭守門諸閹曰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縛來殺了公聞報即刻歸關
具疏自明廣微又嗾徐大化李蕭等連疏攻公比之王敦李懷光因命九卿議去留一
時難其代次年始解任李公亦即引疾回未幾分遣內使各邊奪諸大吏之權矣

鹿善繼曰高左二公皆特疏薦公而會推旨從高疏出故二公既得罪崔魏二人去人
皆目 公廣微與公同鄉同年寔陰忌公當其初入綸扉知為世所不與嘗欲借公以

自明御史李應昇以廣微不祀太廟彈之切御史公門人也廣微遂特疏言公勞欲加
異典而籍公解于御史公駁其疏曰此為臣干澤也廣微大恨首欲殺了以洩忿時中
外喧傳兩魏欲殺公而忠賢有校事者在公左右知公寔不攜一兵隨行將吏惟善繼
從疑稍釋廣微遂借主上震怒以脅公既直以忠賢怒脅公矣公亦置之唯杜門求去
而已廣微又疏起高第為大司馬第本欲借公以媚兩魏用廣微策擬以王之臣代公
而忠賢以第有口調可任也令第自任第大懼叩頭乞免不聽乃曰夜憂泣怨主事徐
日久平日佐之詳題以為贊畫日久懼疏論馬世龍激上怒削籍去以免而以田吉為

贊畫吉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為兵部即以逆璫同羣附璫以合第故倚之以通中人焉

三朝野紀卷之三上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啟朝紀事

蘇松兵備朱童蒙前在省垣以講學叅鄒元標癸亥年例外轉在任復多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巡撫周起元疏劾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閭閻雖咨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自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疏於檢押而左右委轡不收濫於搜括而贖鍰徵輸過急乞勅下吏部量行調處奉旨周起元排陷正人削職為民朱童蒙不准告病同前例推郭允厚李春燧俱陞京堂用

是時童蒙已通內矣故以巡撫叅司屬反削巡撫之籍而被叅以彈章為啟事當時亂政如此此後益不可問矣

周忠介贈周公罷歸序畧云先是楊丞以強項開隙織璫李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持之而璫已攻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林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公特疏上聞蒙天子督過而公削職歸矣以察吏安民之故被譴以去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 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鉞之臣猶或

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凌雨之中也繼周公撫吳者為毛一鷺故瑞之私人讀此文負慚無地遂構成丙寅之獄先忠毅亦羅入其中云

左副都喬應申在道陳言凡十疏言趙南星之遂李三才之橫力攻高攀龍孫瑋曹于汴并攻魏大中等未言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持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意在剖分門戶力持黨局耳又言三才託汪文言賄謀起升房可壯特疏與薦乞取各官保疏叅疏俱付史館紀載

應申素有狂疾故出語顛悖不倫即彼黨亦厭之以為不便佐憲

名從吾

託之備酒請一

邦紳馮因治具自亦出陪酒半忽語馮曰王太宰屢託伺公處公今看起來公家居好無可下手然太宰命奈何始用家童一二人塞責可乎因於廷中杖其一二家人而去其狂肆之狀如此

降福建湖廣江西山東四省考官顧錫疇董承業方逢年章允儒丁乾學郝上膏熊奮渭李繼貝各三級調外任并將中式舉人艾南英等罰科有差內旨云各試錄策問詆毀朝政譏刺朕躬是非顛倒巉詛罔顧皆因大臣納賄主持於中故各官順旨依附於外云云御史劉廷佐疏救各官奉旨以其黨護亦着降三級調用未幾又奉試錄止用士子原文不得另撰之旨蓋會試兩主考顧秉謙魏廣微原不解屬文故借此以逢迎內意免觸忌諱也此旨因即兩人所擬云耳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叅御史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言宗建令仁和賍私狼籍恐人發之調其親吳煥以繼其後其入臺也薦熊廷弼劉時俊且私庇沈萃禎慎言薦趙南星避貴州差歸之安伸辯復遣辣手又盜曹縣庫銀三千限後任石三畏查追乘同鄉同年張光前捏單劣處李應昇專為東林護法排王永光等援高攀龍等又攘北直學差黃尊素以附汪文言入臺力薦其座師鄒維璉末云諸奸所為同於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所謂在一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至竭忠盡節無忝傳樹之骨鯁者僅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宋夢環張惟一數臣而已奉旨四臣俱削奪宗建慎言行撫按追賍具奏沈萃禎吳煥降三級安伸原官起用霍維華即疏贊云欽程一疏而劾四御史如承蜩然真可謂發蒙振落矣

欽程本涿州門生初令吳江以貪穢被糾夤緣起官引入瑞幕李魯生輩為之代草是疏以劾首功實由涿州恨張公曾叅其父盛明故借此報怨而以先忠毅與周黃二公俱為內外魏之切齒故併入一網云欽程因語於人曰我做此好事選君范質公尚不陞我何也范去而馮始令吏部超加以大僕卿欽程益恃寵恣肆顛狂無狀璫亦聞而厭之涿州恐累已也後令其門生潘士聞疏劾斥歸崇禎初逮問論辟

黃公戲乘先公曰在鄉亂鄉數語惟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愧良多矣

給事中李恒茂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讒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

縣石三畏既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生今聽降陳九疇即陞京堂用呈秀亦上疏自理言曾疏糾陶朗先為東林誣陷云云呈秀以居停內閣許秉彝通於忠賢忠賢亦欲結於外廷資呈秀為耳目而廣微和之內外表裏殺人媚人無所不至矣

忠賢竊柄動出中旨行事兵科李魯生阿忠賢意上疏曰諸奸傾陷正人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何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之過付關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為旨則旨真外矣皇上烏能有其旨哉

或戲云中旨之中若如此講則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二字是強盜之強矣崇禎初汪始亨有疏叅魯生駁中旨字甚透快魯生在端門下稱四李中一李逆案問徒後降清復

為顯官

四李者魯生蕃恒茂春燁也

魯生又疏論枚卜不得拘資序云試取明旨老成翰濟語繹之蓋成即為老必其屹然為堅凝寧靜之器老於識而非老于年濟乃稱韓必其卓然抱安內攘外之猷濟於民而又濟於國蓋為擁戴馮銓也又御史張樞疏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英妙未可少之語

銓始入廣微幕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為之延譽又逆賢未闈時有妻馮氏亦涿州人疑與同宗頗注意焉銓因與霍維華崔呈秀楊維垣輩時緝外廷事密報逆闈教以當如何羅織密封付良卿轉送內廷行之深中閣歡心遂得大拜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叅汪文言宜重處奉旨汪文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初傳樞叅文言已逮問廷杖矣至是因逆賢恨楊左輩未已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遂說賢與大獄欲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疏從此緹騎之遣無虛日矣御史楊維垣疏論刑部侍郎王之宋以張差一事倖功躡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奉旨着削籍仍追奪誥命大理寺寺丞徐大化疏叅楊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又謂正人皆為連等摧折亟宜起用有旨連光斗俟文言逮至審明追賍摧折諸臣俱起用

自中旨以會推一事逐部院此後削奪日行始但驅除異已繼則蔓引株連最後則同類相殘或始合中離或爭權構禍特疏糾彈者外論是非固不足憑特旨處分者內廷好惡亦無足據記之不勝記但擇其人與事之有關係者聞錄一二以見大端云

汪文言逮至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問鎮撫許顯純打問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陞此缺奉旨若星削奪一切賍私還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該司復究問詞連楊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趙南星惠世楊李若星徐良彥黃龍光鄧漢繆昌期鄒維璉施天德王之宋毛士龍熊明遇錢士晉盧化鰲黃正賓招言以移宮建議者為立不躡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為偏聽招議之籍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弛啟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

亂朝政奉旨楊錫熊廷弼既失封疆又賄買圖脫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差官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撫按提問追贓

刑科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媿媿數千言奉旨本內說張差瘋疾逼真進藥移宮尤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凶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朋比為奸俱當削籍王之寀待楊漣等逮到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宋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陞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楊惟休私刻追毀仍改正皇考實錄

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奉旨亦甚長節錄數語已見其槩矣

七月逮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先後到京俱下鎮撫司打問初獄上擬以移宮為案若於無贓徐大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辯與楊左四人又無預合移宮封疆為一局以定殺六人之謀者大化也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者賈繼春也先是拷掠文言欲據之以成招酷刑備加文言終不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肖汝心任巧為之吾承焉可也顯純欲誣諸人贓至魏楊二人文言曰以此蟻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復加一夾至是先斃文言以滅口使無所對質拷問日皆辯論不屈左公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若鞫即服即送法司或有見

天日乎於是靡焉承順招出仍發鎮撫司五日一比則從來未有之法也比時纍纍跪塔前裸體辱之弛柵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桎與夾則受棍創痛未平不再宿復加拷掠至二十五日報楊左亡二十六日報魏亡袁周至八月中相繼亡有旨發顧大章刑部定爰書示天下定限十日仍送鎮撫監追顧至刑部亦自縊死

大學士魏廣微揭言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問過楊漣等着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臣等不勝駭愕念漣等今日雖為有罪之人前日實為聖明之佐即贓私是真轉發刑部猶議減免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遽責追刑無論違背祖制朝政日亂與古帝王大不相侔矣揭入降論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凶邪勵精圖治秉軸大臣無有為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深恩陷朕躬不孝又熊廷弼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漣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優徇私避禍但願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事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造飛言希圖翻案朕按祖宗紅牌之律俱治以欺君之罪其楊漣等生為貪婪賊臣死為不忠逆鬼雖斃獄中而故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垂示將來為人臣不忠之戒

南樂此揭因冢宰崔景榮強之而出遂有此諭內朝政日亂等語皆揭中語也擬此諭者涿州也隨令門克新疏叅廣微誤聽景榮不覺識見潛移脚跟不穩并叅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奸邪邀後福廣微大懼出崔書為微挾顧秉謙委曲求哀逆賢怒稍解廣微引疾回景榮竟削奪去

忠志畧云凡造謀殺命秘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顧秉謙票擬閣中簿籍中書官可証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為涿州先路擠南樂者即涿州也擠涿州者崔呈秀也詔獄鍛鍊承旨下手者田爾耕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涿州薊州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因為座師徐紹吉攘戶部侍郎缺為南樂譖之逆賢故卒未大用去

志畧為罪監劉若愚著為李永貞名下秉筆其言當不妄

三法司會審戚臣李承恩引盜乘輿服御物律斬詔報可承恩父李和為世廟寧安大長公主駙馬承恩襲左都督世廟嫡外孫也招內以僭用團龍服及龍鳳女衫金面壽喜龍盒三事乃世廟所賜也打死使女三名家人一名家人則別朱以他事自縊者乃擬以盜乘輿服御物律斬未畧引及八議旨云既當重辟如何又引八議承恩之坐死者如此忠賢以此事緝護有功賞羊酒賜敕獎諭

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病卸担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既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北復失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為罪屬可矜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十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漣等置之於理頃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讀畢卿等五人面獻刊行繡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能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於章奏宜即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處決了以為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

布政鼠竄南本書肆中有刻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

回涿州恥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宜急斬疏逐於講筵袖出此傳奏請正法

時熊在獄中
文出揭無投

賄楊左事內
忌之矣

擬諭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與皇爺何預請御筆增入

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熊既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胸中盛一小袋內具辯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離問曰袋中何物熊曰辨冤疏也張曰公未讀李斯傳乎因安得上熊曰若亦未讀李斯傳此趙高語也以疏稿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尸棄漏澤圓疏卒不果上

嗟乎當時失封疆者不獨一熊也楊鎬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熊熊不死於法而死於局所以人多惜之崇禎初閣揭請之始許歸葬揭中叙述頗末亦最詳盡

命錦衣衛差官逮前任御史方震孺法司究問以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也先坐贓六千追比法司議以監軍無封疆責難與廷弼同論獄屢持未決至次年以揚州知府劉鐸獄詞牽連擬辟崇禎初釋放復官先是既殺楊左諸臣內旨又以惠世揚同惡相濟亦命拿解究問鎮撫司獻上付法司坐以交結王安倡議移宮諸罪擬斬會審時掌道徐揚先問曰爾說尚老邵輔忠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對曰諸公見他高明以為君子世揚愚昧故以為小人衆惡其言遂責三十板爰書中故稱為杆網之冥頑云 其以交內擬大辟也曰青衣小帽入直房謀定策也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既升普天縞素矣青衣入直有是理是事否

當時逮入詔獄者先復凡十七人獨方惠二公幸得不死重見天日至崇禎末始登啟事方公任粵西巡撫聞甲申之變悲憤而亡惠公於易代後猶覩顏出仕異哉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又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亟擢用劾徐良彥宜罷斥又一疏諛魏忠賢修城之功叅肅寧令劉賁卿削奪去 此諛璫之始也至次年二月又疏云

臣薦魏忠賢修城一疏不知者以為行媚中官非臣與人為善之素心也伏祈敕令部院察朝野臣民公言若事事得實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見中官出類拔萃且見臣稱人

之善以堅其末路目前千訊萬罵臣固安之

自此疏出而後之稱功頌德者遍朝野矣呈秀之肉固犬豕不食此亦不足記特記之以見作俑之自耳

提督九門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門軍奉嚴旨查究文煥急求解於呈秀呈秀則入璫幕青衣叩頭求為義子璫領之閱數日即具疏劾李邦華東林高足與姪李日宣及趙南星魏大中毒腸辣手掃空善類周順昌與大中結黨傾朱童蒙汪文言廷杖南還扁舟與順昌會於姑蘇門外近日又邀大中過姑蘇為十日飲大中以孫託順昌以女許焉至於給假回日坐三大船資貨充盈壓沉一舟狼籍河干白鏹暴露通人掩口林枝橋粵援署選惟賄是聞宜究處鄒元標即院碑宜行毀碎有旨李邦華等俱削奪內有賍私狼籍者撫按提問書 不即時碎毀

自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當時宵小肆口橫詆不顧事理大約如此不止文煥此疏也餘不能盡載姑記此以見一班云

御史賈繼春疏言王安以修葺之故倡移宮之說楊漣左光斗 寵助虐過辱 妃虧損聖德傳樹叅汪文言左生光斗魏大中 在參中矣於是先發避飾之計而叅內之疏出參內者借題也不過為自免之計今日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之外且撰為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奉旨楊漣左光斗妄

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又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監固結黨護能廷弼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使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罪信 裝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內結案爰書既成就依這本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中旨着史官纂集成書頒行天下

繼春請優待選侍是也然是第一截後卸過范濟世疏未上而揭發抄衆正收之見張慎言薦牘是第二截此疏以楊叅內為借題幾刊黨碑是第三截璫敗後又疏以楊叅內為正題是第四截此旨內稱毫無影響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之死成妃之革是有影響否他可知已國是明而借題破前後翻覆肺肝如見諒哉聖諭所云惟其翻覆所以為真小人也嗟嗟繼春前美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

御史周維持疏請將諸奸情狀奉有明旨處分者逐一臚列頒示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立時拆毀御史張納疏言京師書院原係官房為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若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修建 之高攀龍窟穴其中關中

書院為馮從吾占據嶽州書院余尉第主管鄭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於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既潦倒劉一爆復誤國黨亦少散諸臣居鄉種種不法因及鹽臣入省會講之非奉旨書院俱拆毀元標諸臣俱削奪鹽臣都察院覈懲

訥所指鹽臣為前任李日宣時劉徵正巡鹽河東大懼急出疏自明因倒身事璫遂大獲寵幸云

御史都承欽疏歷舉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師曹于汴湯北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朴賀煥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楊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有旨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

時謂此舉大似元祐黨碑宋之石工乞免鐫姓名承欽石工不若矣聞承欽不解文義宜其未知宋事也

時有東林點將錄計百餘人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姓名配之又有同志錄人益衆皆王紹微撰造魏廣微等為之宣布傳入禁中魏忠賢揭於御屏以次漸除焉承欽之疏本此

御史吳裕中疏叅次輔丁紹軾綸扉重地不宜弄舌鼓唇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自失大節奉旨次輔於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叅論今廷弼伏辜神人共歡吳裕中以鄉戚兒女之情乘機報復顯與廷弼一樣心腸着拿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削奪為民杖畢昇至寓死

紹軾在閣偶失璫意是疏入紹軾懼求救於崔呈秀會璫至工所呈秀隨至中極殿西

隔密語移時璫領之而去次日遂奉嚴旨建杖蓋吳公實熊之姻家呈秀以此激璫怒也

下詔敕房中書吳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懷賢每閱邸報見論璫疏輒批其旁曰當照任守忠例即時安置等語適其族工部吳昌期以忤璫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語頗流聞同官傅應星璫甥也據以入告又陰誘其僕程德遠出所評疏及書稿送於璫璫大怒徑差校尉百餘人至寓綁縛并及其子道升妾邱氏送東廠非刑拷問串入東林一案坐以妄談朝政下詔獄旬餘竟死杖下

吳為徽之休寧人同時汪文言則歙縣人皆同郡同官也一則以護善罹罪一則以嫉惡遭殃其階禍畧同雖未見犯出位之戒然視彼稱功頌德者至今使人羞道其姓字不相去逕庭哉

保定撫按郭尚友馬逢臯問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此律戍遣山西代州子清衡戍莊浪衛甥王鍾龐戍永昌衛

先是趙公掌銓日尚友營求巡撫趙公以其行賄有據力拒之至是璫黨即權尚友為保定撫窮治其獄立限比贓辱及子弟宅鬻無歸移住寺廟夫人即日憤死趙公至戍所踰年坐一斗室題曰味蘗齋惟弄筆為適著有小論十首崇禎登極已奉赦詔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竟卒於戍所姚文毅曰此固小人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公

魂遊北寺者公不得翔翔其間負生前領袖矣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以逢迎內意程公正已以掌察開罪下撫按提問臈獄上有旨程正已着親身擺站不准收贖刑部覆李若星遣戍有旨李若星着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時撫為增光按為鮑奇謨奉行惟謹山西撫柯景按安神問張公慎言永戍竟刺其臂其他但奉文行事不加苛責者又不足論矣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臣王之宋翟鳳翔何士晉魏光叙魏大中張鵬雲等仍借挺擊以邀首功皇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憾迨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楊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希非望之福將憑几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宮眷視若寇仇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

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

此諭出而偽史為政正史去籍矣凡於持正論者不特殺其身并欲污其名矣三案是非後有倪文正一疏其言極平極確不必具論諸臣袒分左右始猶起於意見之偏既則深中璫毒極意擠排豈特不顧事理抑且全昧本心所為自無足怪獨慙皇先既親傳孝利與選侍有仇之手諭矣後又以此諭為誣捏斯時已非幼冲而前後異詞乃爾豈聖性善忘耶抑指授由人不克自主耶慙皇既如此矣於逆賢何尤於諸臣又何尤

一時人品邪正亦不必深辯但觀從未有附內閣之君子與捐身殉難之小人則議論可別白於此矣

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直太激使人難堪攻東林者不失調停而以此罪諸賢加以一網不亦悞乎當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餘不過年例降處而已受者即以為不堪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纍纍至輕者亦必削奪誥命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內旨命差太監劉應坤等分鎮山海關等處一應事務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不時以密封走報吏部等衙門具公疏諫止奉旨既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

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臣查核兵餉原論並無掣肘卿等大臣當思仰體着遵前旨行
票內閣出鎮并此旨者顧秉謙也閣臣中惟丁紹軾持疏諫止不聽 凡內閣奉差關
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曰欽差總督東廠校辦事太監關防其敕諭最為
嚴重蓋永樂十八年所定也熹廟即位避御諱改曰官旂逆賢擅政內閣紛紛出鎮秉
謙獻媚俱票註太監二字遂以為例先朝內閣上疏稱萬歲爺自稱奴婢逆賢時盡廢
此禮曰皇上曰陛下曰臣竟與外廷等云

敕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類東南漕運以給軍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
倖濫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鵲鳩不思粒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潤
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贓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而忠賢
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勒還倉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茂績如
斯寢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贈蔭獎勵

此賜敕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爵晉國公賜鐵券有過於九錫文者不勝概錄
矣柱明為惠世楊門人惠連入都周旋不避形跡故及於禍李雲南人

逮御史夏之令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尋以二月某日斃於獄初御史以天啟初年巡視中
城疏劾內草廠與葦場閩遂至批璫之頰璫有疏送閣傳旨重治閣持之謂御史劾草場
事而內持之兩相擊何得偏責其事始寢至是忠賢用事理向來之傷其類者遂借劾毛

文龍言邊事令其黨倪文煥卓邁疏劾逮問而死

錦衣衛百戶高守謙毆死翰林院檢討丁乾學於甲子年典試江西策問中有觸忤魏忠賢語奉旨降調矣已又因御史徐復楊叅同典試官郝上膏復傳旨將乾學削奪乾學籍居京城守謙先時故與有隙至是已夤緣璫門下為錦衣官知乾學方以觸璫懼禍擁集二十餘人突入其家稱奉駕帖拿問乾學方俯伏聽旨諸奸將棍石亂擊又傾搶財物一闕而散乾學竟以毆傷 憤死時又吏部郎蘇繼毆家居河南 孫因楊忠烈被逮過

周旋之於檻車中旋有以其事入告者將遣騎逮問先使人恐嚇之蘇因懼禍自縊云山西巡撫柯果巡按安伸問張慎言遣戍回奏奉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鑿差避差罪難赦舉今以監守自盜律示戍姑依議其周宗建賍私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將宗建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周公初入臺即有疏叅逆闖與客氏時闖猶未改名所謂魏進忠是也闖已深恨之其私人郭鞏交通亂政公復再疏排擊不遺餘力忠賢既專政鞏力修舊怨故及於禍繆公與高邑應山諸公素以聲氣相往來門戶黜陟預叅未議然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意楊公劾璫被逐後璫拘其長班入內拷問長班對以惟繆翰林來寓商量三日故遂有代草之疑深中璫怒然代草實無是事繆公自序中辨之其詳矣

織造太監李實奏欺君蔑旨等事奉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料數目又指勒袍價致連年悞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宗建昌期已徑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旣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李實齷齪不識字在蘇杭日惟以叅論府佐楊姜事與巡撫周公為難然未有殺人意也適有他事偶失歡於逆璫寔司房在京求解於李永貞永貞語以必叅處某人等可以免咎遂為代草此疏或云勒取空印李入京令李朝欽等串謀同寫故後得減死未知確否

直隸巡撫毛一鷺以民變聞奉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旨已再疏三疏直云周順昌植黨附邪藉口起釁周作招搖號召夥眾擁擠鼓噪幾無天日已密擒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以顏佩章等請速正典刑又以吳時信等同惡相濟分別遣配併黜諸生王節等五人於是復奉有漏網渠魁之旨將并羅入廢籍諸臣云 浙江撫按亦疏奏官旣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着撫按差官解京自此後奉旨拿解皆下撫按不復遣緹騎矣

黃煜人變述畧曰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子丑間逆璫專政屠毒縉

紳所仇怨多在江南 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馬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
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吳縣周吏部江陰李侍御吏部直節抗爽遇事
敢言初傳有點將等錄皆逆璫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為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有
皇甫威明之恥益奮無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削奪歸吏部為文送之所指斥內外
甚具毛一鷺繼撫吳固璫義子也莅任日吏部即以送起元之文示之鷺恨甚先嗾倪
文煥疏叅與魏給諫連姻事削奪矣至是復以李實疏搆及之而逮逮者至邑令陳文
瑞叩見曰公稍了家事領都曰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僧求書卷額此當了却
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畢曰此外無一事矣遂同令君宿縣署緹綺大索金錢亦即開
讀士民間之無不洒泣欲為請命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觀者蜂擁不下數
十萬人諸生楊樞王節等前述士民意撫按戰慄不語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
預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挺械者復有
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士民喧從之首一人即顏佩韋餘四人馬傑沈揚揚
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來尉曰實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殺
偽旨者一尉匿梁上鷺墜而死是日開讀不成禮衆還過姑蘇驛遇尉之往浙逮黃侍
御者騷驛遂復聚毆之沉其舟燬及駕帖事聞璫頗驚曰財賦盡在江南奈何乃勒令
撫按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任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璫頗啣李寔疏為激變

寔乃命浙江巡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遍天下矣天祚聖明
逆璫授首蘇州祠成而即廢蘇人即其下葬五人題曰五人之墓五人奮義日江陰李
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太
守曾公櫻素惠民撫之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蔡士楨紀畧曰熹宗朝逆璫害正緹綺四出丙寅三月十五日逮及周蓼洲吏部次早
余亟往省已在公解矣諸友至者數百人蓼洲神情意氣不異平時見余即問兄知李
仲達否因出李寶疏旨相視則仲達暨高景逸總憲周錦卞撫臺黃白安侍御俱在逮
中姚現聞太史時在金涇寄言馮杜陵促余亟宜往常州視仲達十七日遂別蓼洲解
維行十八抵無錫聞高總憲已自裁十九晨抵常州謁吳巒樞知仲達方抵城下仲達
鄉居聞逮束身待罪候邑令至即携手登舟如長空孤鶴形影相吊情事絕苦余望其
神情意氣與蓼洲無異也曾二雲府尊過中談良久年誼甚篤後江陰岑全公來同余
見官旂於南察院議所以酬之者仲達雖為司理入踐臺端而清介絕塵即常俸所入
俱為尊人見復公佐酒費橐無私錢時見復在家設處未得即至廿一日見曾公聞有
蘇州筮斃旂校事曾公私語此信上聞朝端或從寬政可望坐還忽報南察院前有數
千人忿激如雷言李官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奮臂大呼欲殺旂校府
尊即往曉諭囑余促仲達至余翌捍同行填街塞巷馬不能前仲達下馬拜求衆方解

散因遷官旂于東察院陳兵衛之廿二日開讀尚慮民情洶洶或生變如蘇防禦嚴肅不許一人隨入獨余周旋其間得觀駕帖仲達拜闕畢遂留院署官旗亦知仲達居家孝友人共稱寃未嘗繩以法也是夕父子同宿署中廿三日遂行仲達慷慨就道真有百折不回之氣同行者其兄伯發及友人陸眷素陶自然臨別托余謝府尊余不勝嗚咽府尊亦淚下嗣後委曲周旋不遺餘力若曾公者當於古人中求之矣蘇城激變一事撫按具題密緝當日諸人而二三同志皆入網羅賴冠禮亭府尊曲加保全得免鈞黨之禍曾冠二公為德于吳至今崇蔭兩地曾名櫻江西峽江人冠名慎陝西同官人